



# 山西风光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山 西 风 光

山西日报采通部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太原

# 山西风光

山西日报采通部 編

\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  
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  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
太原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 × 1092毫米 1/32 · 5  $\frac{1}{2}$  印張 · 105,000字

一九六〇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六〇年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200册

統一书号: 7088 · 162

定 价: 五 角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本书用引古迹今的手法和艺术笔调，介绍了山西一部分值得纪念的革命遗迹和著名的名胜古迹，同时描述了这些地方解放后的新气象，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的新生活。

## 目 錄

毛主席住過的地方——蔡家崖 .....	王西一 ( 1 )
光榮的武鄉 .....	郭占敖 ( 6 )
瞻仰長治烈士陵園 .....	賈春太 ( 14 )
胡蘭故鄉巡禮 .....	劉燕如 ( 20 )
走訪太行山 .....	郭占敖 ( 26 )
平型關散記 .....	武必成 ( 34 )
今日黃烟洞 .....	賈春太 ( 41 )
響洞保衛戰的英雄村 .....	史文奎 ( 46 )
英雄離石城 .....	閻繼烈 ( 53 )
古戰場上新事多 .....	趙文正 ( 61 )
漫遊金沙灘 .....	郭高松 ( 67 )
娘子關走筆 .....	李文珊 ( 73 )
美麗的伍姓湖 .....	梁 明 ( 81 )
在始祖的故鄉 .....	王士元 ( 85 )
杏花村里汾酒香 .....	李文珊 ( 91 )

古城青春 .....	趙文正 ( 98 )
大同新貌 .....	楊 森 ( 105 )
恒山風光 .....	姚文錦 ( 111 )
堯都重游 .....	王云山 ( 118 )
綿山今昔 .....	李文珊 ( 123 )
廣勝寺的霍泉 .....	任志浩 崔素琼 ( 128 )
浮光掠影訪云崗 .....	莎 蔭 楊 森 ( 134 )
風光綺麗的五台山 .....	趙文正 王西一 ( 142 )
晉祠漫游 .....	蘇 平 ( 148 )
游玄中寺 .....	閻繼烈 ( 155 )
永樂宮紀事 .....	曹堯生 ( 160 )
西廂談古今 .....	祁仲儒 常國英 ( 166 )

## 毛主席住过的地方——蔡家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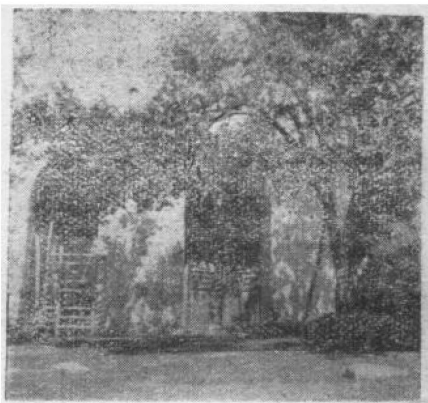
王西一

在初夏的日子里，我有机会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老根据地的心脏——兴县。

在兴县住了几天，我没有参观过旧县志上所记载的“峨嵋晓烟”、“石楼晚照”等所谓八大景，据县委会的同志们说，这些所谓八大景，名字听了挺雅，实际并无什么可看的東西；可是到了兴县的人们，如果不参观参观毛主席在蔡家崖住过的窑洞、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讲过话的大礼堂和贺龙同志亲手栽的树木，那才遗憾哩！

蔡家崖在兴县城西约十五里的地方，西边是汹涌澎湃的黄河，东南方是巍峨雄伟的吕梁山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这个小小的村庄，是晋绥解放区党、政、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，是中国革命圣地延安通向敌后的咽喉，从党中央和毛主席居住的陕北延安，派往全国各根据地的干部、军队，发往敌后的文件、指示，差不多都要经过这里。1948年春天，毛主席从

陕北东渡黄河，在这里还住过四十多天，并且于1948年4月1日，在这个村里牛家花园的大窑洞——一二零师司令部的饭厅和大礼堂，作了有历史意义的报告——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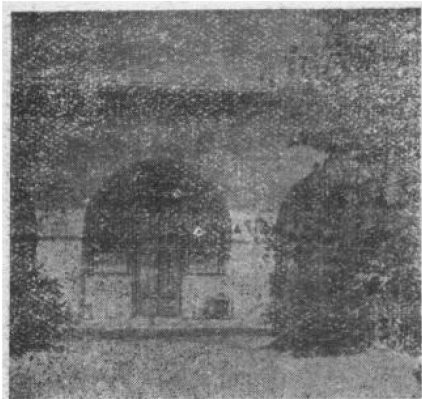


1948年4月1日毛主席在这个礼堂讲过话

牛家花园是蔡家崖牛家大地主的一所院落。

院内座东座北各有窑洞五间。座东的五间，一二零师住在这里时打通了三大间，作为司令部的饭厅和大礼堂。座北的

五间，就是贺龙、关向应、李井泉、周士第等同志的办公室。1948年春天毛主席就在这五间窑洞当中的一间住过四十多天。所谓花园，过去也不过仅有棵海棠树。贺龙同志在这里住下后，才亲自培植起许多花草树木，使它真的成了花园。贺龙同志1946



毛主席在当中的窑洞住过



年亲手在院中小石桌旁栽的六棵柳樹，現在已經長得比腕口還粗，几株芍藥，現在正開放着美丽的花朵。賀龍同志在这里住的时间較長，他和这里的群众相处的象一家人一样。

每天早晨，他差不多是全村起来最早的一个。

起来后，就先到村南的蔚汾河畔，然后再轉到村北的山头上登高眺望；等他回村时，看見誰家还没有起来，有时

还打趣地在窗戶上喊一声：“太阳照見了屁股，怎么还不起来！”賀龍同志經常到群众家里

問寒問暖，全村七十多戶人家，几乎跑遍了，所以群众对他也非常敬仰，給他編了歌子来歌唱：

賀司令員的名字那一个不知道，  
他在晋西北立下了大功劳；  
一只手撑起了半个天，  
千軍万馬來把晋西北保。……

从1940年到1944年，日寇差不多每年要到这里“扫蕩”两次，許多房屋被毀掉了，許多农民家里沒有一条完整的被子，有的农民一家几口合穿着一套棉衣；吃的就更不用提啦！不用說吃糠咽菜，就是村里村外的树皮树叶也都剝光摘



賀龍同志栽种的六棵樹

净了。有些老大娘现在一提起那时的情景，心里还发酸哩！

可是蔡家崖的人民，从来也没有向敌人屈服过。蔡家崖的地形很适于防守，村前是蔚汾河的急流，村后是气势雄伟的山峰。游击队可以随时过河或进入深山密林。每当敌人“扫荡”、八路军转移的时候，蔡家崖的民兵总是日夜监视着敌人的行动。管理区的副主任温大明向我讲述了一个他们当民兵的时候、用石头当武器活捉日本兵的故事：1940年5月，敌人第一次“扫荡”，我主力部队转移，敌人烧杀一阵以后，就仓惶撤退。温大明、温应长等三个民兵在一个崖头上监视着敌人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，一个日本兵进了温玉焕的家中没有出来，等敌人大队人马一走，他们立即把这个日本鬼子包围。敌人开始还拒不投降，不断从窗户向外打枪，他们当时手里只有红缨枪，连个手榴弹也没有，就用石头和敌人对打。从中午一直坚持到天黑，敌人把子弹都打光了，看着再没有逃跑的希望，才被迫投降。

经过艰苦岁月的蔡家崖老根据地的人民，在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过程中，同样显示出了他们英勇顽强的精神。他们以无比的热情，用勤劳的双手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经过十来年的艰苦奋斗，已经使蔡家崖人民的生活大变了样。仅在去年大跃进中，粮食总产量就比1957年增加一倍还多，畜牧事业也空前发展。温大明说：“现在我们真是过着骡马成群，牛羊满圈的好光景。”社员们家家户户都盖上了花被子，人人都有四季换穿的单、夹、棉衣。热水瓶、手电筒、胶鞋等，过去是晋西北山区农村很少见的东西，现在已经成

了农民們的必需品。去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，又建立了保健站、托儿所，全管理区的学龄儿童都进了学校。

現在，在这公社化以后第一个紧张而又繁忙的大秋作物播种季节里，蔡家崖更呈现出一片和平生产的新景象。强壮的社員們，不分男女，都忙碌地赶着牲口播种、送粪，今年要争取比去年再增产30%。留在村里的老大娘和小姑娘，坐在一排排雪白的、淡青的新窑洞前，两手不停地切着山药籽儿。孩子们在街道两旁的楊柳树下跑来跑去，一个个的圓脸蛋儿，象个紅色的苹果，活泼可爱。在老年人的记忆里，除了牛家地主，村里别人还从来沒养过驃馬，如今，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，村头柳树蔭下，拴滿了刚从地里耕作回来的高驃大馬，初生的小驃駒儿在青草地上蹦蹦跳跳。看着这种和平幸福的情景，蔡家崖管理区党支部書記温玉迎兴奋地对我說：“我們时刻都想念着毛主席，想念着賀司令，永远記着他們的指示和关怀，要把蔡家崖建設得更美丽！”

---

## 光榮的武鄉

郝占教

微风吹拂着我的胸膛，熟悉的荆棘刺刮着我的衣裳，我怀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的心情，回到了久别多年的故乡——武乡。

我的家乡没有什么著名的名胜古迹，也还没有建设起近代化的大工厂。她只不过是太行山区一个普通的县份，县的西部是黄土丘陵、沟壑地带，东部是雄伟的太行山脉形成的高山峻岭。全县象一条弯曲狭长的带子，浊漳河的一条支流从中部纵贯而过。

不过你别因此就以为我的家乡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夸耀。从解放到现在，来这里游览、探望的人络绎不绝，不管是外省来的客人，还是从首都来的首长，凡是到太行区来，大都要尽可能抽点时间游一游武乡。这不仅因为我的家乡已经建设成了一个幸福美好的山区，而且她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地方。抗日战争中，武乡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一块腹地，

許多革命領袖曾經轉戰在这里，朱總司令在这里指揮過整個華北敵後的抗日戰爭，这里還保留着他們住過的房子、親手栽下的樹和花；这里有林彪、鄧小平、劉伯承、康生等同志的老房東。從武西到武東，到處都可以聽到許多我們革命領袖的生動故事和傳說。这里曾經發生過多次震撼全國的著名戰鬥。人們大概還記得長樂戰鬥吧，1938年的春天，日本法西斯侵略軍調集重兵，向我太行區進行殘酷的“九路圍攻”。4月15日夜，日寇二十五旅團一一七聯隊三千餘人，沿白晉綫南下竄入武鄉。16日，劉伯承將軍率領的一二九師健兒，在武鄉中部的長樂村一帶將敵人切為數段，激戰十四個小時，殲敵二千二百餘人。這是我軍配合台兒莊大會戰粉碎日寇“九路圍攻”的最後一個戰役，它奠定了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基礎。敵二十五旅團的旅團長名叫苦米地，是日寇的一員猛將，善用“拖刀計”殺人，在攻占長治、臨汾戰役中，曾大顯其“武士道”精神，獲得了日寇大本營的勳章。可是長樂一戰，却使這個瘋狂的傢伙損兵折將，受到了懲罰。赫赫有名的關家壩戰鬥，也發生在我的家鄉，這是百團大戰的最後一役。1940年10月29日，我軍在武鄉東部的關家壩一帶，把日寇片山旅團的坂井大隊打了個落花流水，殲敵四百餘人。日本侵略軍每當提到這次戰鬥，就膽跳心驚。每一個武鄉人都為此感到驕傲。

在艱苦的戰爭歲月里，武鄉是敵我鬥爭最殘酷的地區之一。有一個時期，武西被敵人“蠶食”的只剩下了少數幾個村子；從1940年到1945年，差不多每個季度，日寇就要去武

东的老根据地进行一次“扫荡”。可是受过朱总司令亲自教导的武乡人民，从来也没有向敌人屈服过，他们组织了游击队、民兵和敌人斗争；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掩护了自己的干部和子弟兵，凡是能拿出的东西他们都拿出来了。解放后中共武乡县委有过统计：全县十四万人口，在外工作和参军的就有三万多人，平均每户一个人。

今天，朱总司令住过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回武乡只住了五、六天，除了工作，游览的时间只有两三天，即便是有重点的访问，也只能是走马观花的看个大概。

我先到段村。这是武乡中部一个三百多户人家的镇子。1940年日寇在这里安了据点，把武乡拦腰砍为两段，分割成武东、武西两个县。住在段村的敌人，整天四出掳掠，把抓回来的人带到镇子东面的杀人坑，进行屠杀。解放前，除过几个碉堡，段村没有一座新的建筑物，原有的房屋倒塌了，能跑的人都跑到了解放区。当时的段村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地狱。解放后，因为原来的武乡城在“九路围攻”时被日寇烧毁了，中共武乡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就搬到了段村，这里成了全县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现在的段村变得年轻而美丽，原来只能通过铁轮车的泥濘的街道，被扩展成了能对开汽车的洋灰马路、林荫大街。在毗连的灰色瓦房中间修起了不少崭新的两三层楼房，街上安装了路灯，入夜照得通亮。段村办起了发电厂、机械厂、水果加工厂，除过农副产品的加工，还能生产水车、水车和小型磨。蛋厂制造的蛋粉，是出口产品。每天有一辆公共汽车来往于长治，这里再也不是

閉塞的地方了。

沿着一条小河从段村北行，用了多半天的時間，我轉游了馬牧、蔚家渠等几个武乡西部的村庄。1938年春天朱总司令和八路軍总部初到武乡时，就住在武西，先是在樓則裕村，后来到了馬牧、寨上一带。如今你可以听到許多传说。馬牧村的人会告訴你：朱总司令黑黑的脸膛，两只有神的眼睛，虽然穿戴和一名士兵一样，但一看就知道是个不简单的人物，要不，日本鬼子怎么那么怕他？

抗日战争中这里是日寇制造的“无人区”，所有的村庄都被彻底毁灭了，刚解放的那年，这一带到处是廢墟、瓦砾，地里长滿了蒿草。现在战争的痕迹被新的建設景象掩盖了，人們在廢墟上建起了新的家园，精心治理好了荒蕪多年的土地；許多山坡又披上了綠装，沿河两岸是一片金黃的麦浪。我到了蔚家渠村，生产队长郝二胖对我說：“刚解放时，这个四十多戶的小村，人口比战前几乎减少了一半，大部分人家赤貧如洗。现在全村人口兴旺，全村平均生活水平超过了战前的中农。今年的小麦又是一个大丰收，預計每亩可产一百一十斤，超过战前产量将近一倍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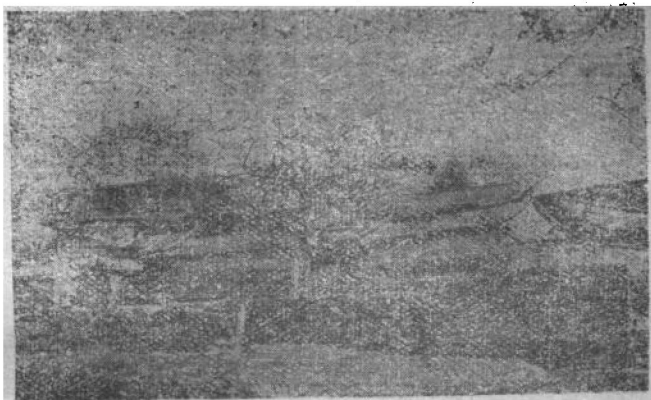
我用了两天的時間到了武乡东部进行訪問，朱总司令和八路軍总部在这里住过的村子最多，住的時間也最长。在砖壁、土河、下合等村，老年人們会津津有味地向你叙述八路軍总部首长們的故事，村干部会兴致勃勃地引你參觀許多有历史意义的遺物：朱总司令在砖壁住过的房子，和他亲手栽的榆树和刺梅花；康生同志在下合村住过的房子虽然被日寇

燒毀了，可是老房東還細心保護着這塊值得紀念的遺址。

武東的變化比武西還要大。這一帶是石厚土薄、人多地少的石山區，解放前產量很低，有很大一部分村子連口糧都不能自給；許多村莊缺水，人們連口乾淨水都喝不上，生活很苦。不過這一帶解放的很早，遠在1942年就成立了互助組，在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上經常走在前面，因此產量提高的也特別快，現在一般管理區的畝產量都在二百五十斤到三百斤，是全县糧食產量最高的地區。近幾年來，又注意了發展多種經濟、開辦工廠，進行了不少基本建設。故縣附近正在修建的關河水庫，建成後可蓄水一億三千萬方，發電一千多瓩，能使武鄉將近半數的村莊實現電氣化。柳溝當年是一個製造手榴彈的小型兵工廠，現在正在建設成爲一個小型的鋼鐵基地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裡的水利和林业，不管到那個村，到處都可以看到水窖，吃水問題已經解決了，大量的水窖主要是用來澆地。有的地方已經種上了稻子，養上了魚。沿路的山岩上，長滿了綠油油的樹林，關河兩岸綠化工作搞的特別好，河水被茂密的小樹林緊緊地控制在狹窄的河槽里。怪不得武鄉是全省的綠化模範縣。

王家峪村在段村東南約七十里的地方，座落在一個狹長的山溝里，一條小河從村子中央流過，把全村分爲南北兩部分。全村有一百多戶人家。抗戰期間，八路軍總部的首長們到這兒來的時候，就住在南半部靠西面的幾座院子里。這是一排座南向北的普通民房院落，朱總司令住在中間一個院子的西房，左權將軍住同院的東房，林彪同志住在左邊的另外





朱总司令在王家峪住过的房子

原 著 攝

一个院子里。王家峪村的群众对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，进行过多次粉刷、修葺，使它们保持当年的样子。朱总司令住过的院子，现在是管理区的办公室、供销社和公共食堂。这是村里人们有意的安排，他们说：“这个院子是全村人的光荣，我们要在这里决定全村的大事，要让每个社员时时刻刻都记着朱总司令。”

1939年的9月24日，朱总司令和八路军总部的同志来到这里。朱总司令是1940年的3月15日离开这个村子的，总部则住到1940年的8月打完关家嘴战斗后才离开，前后差不多住了一年。王家峪村的群众，对于当年八路军总部的几位首长，熟悉的程度简直象自己的家里人一样。凡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对你说：“朱总司令在俺村的那年是五十五岁，穿一身整洁的旧军装，腰扎一根皮带，天不明他就起来了，除了